





內江紀事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二  
年高迎祥自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羣起爲  
闖將自秦晉而豫楚毒流天下謂之流賊十三年五  
月張獻忠羅汝才過天星一斗粟等七股盡入蜀時  
督師閣部楊嗣昌次荊門監軍萬元吉平賊將軍左  
良玉川撫邵捷春石柱女帥秦良玉俱會于夔州以  
扼賊賊繇大昌開縣達州犯巴州廣元劍州梓潼潼  
川昭化直抵綿州城下成都東北之屬邑無不遭其





蹂躪十一月賊犯內江內江三面俯中江西接資簡  
北鄰安岳樂至潼川南北富順叙州西南南通威遠嘉  
定東與叙之隆昌及重慶之榮昌大足連實爲全蜀  
要衝省會之門戶前是內江知縣繆沅已奉行取代  
者未至以邑城卑薄增築培厚之具樓櫓盾礮火器  
蓄糧積草爲守禦之計甚備又以邑無額兵據團練  
鄉兵之旨申保甲之法籍民間丁壯並僧徒之精  
悍者爲街兵鄉勇僧兵而訓練之選塘兵五十人給  
之馬懸重賞以鼓其用命凡賊所欲犯必先得之賊

亦恃其奸謀廣布以窺諸路內江人王四者爲獻賊  
衝鋒守備率其黨四人將入內江爲賊應沅親詣獲  
之逸其一知爲瀘人沅謂五賊獲其四必顧侶徘徊  
喙伏未遠檄瀘守擒之賊執鄉民詢知其故因問內  
江兵馬幾何並火器城池知縣何如人意雖憚然以  
是邑爲諸道衝必欲破之漸逼內界會川南監軍道  
魏副總兵胡舜奉巡按御史陳良謨檄調援省沅乃  
上書請留內江相機進勦駐二日而賊至沅謀諸紳  
士曰賊不能得我虛實初止數舍外今已深入彼且



失其馳驟之勢濟河焚舟此其時矣稍遲則形露彼以一師綴我而傍出四掠欲堵則力有不給欲委則勢有不可彼逸我勞不反主爲客乎遂白于監軍魏曰賊之荼毒州邑極矣不有以創之其焰莫制沅願披甲爲戰士先高橋去城十里而近此戰地也某宜前茅某宜後勁某某控隘批擣設伏某以一旅出山後連之並力共擊賊習見異怯卒遭我必不支一鼓破之彼且以從天而下矣魏從之胡舜列陣江干以握中權沅率士衆壁高橋與賊相望賊營于東家岩

連營十七選鋒偏將毛文衝其營賊衆並起楊選王立極趙以旌諸將分截戰于左路楊家灣石椽子等處毛文陣刺賊首墮馬得其級並馬及金銀簪各一賊大集于毛級爲奪去都司馬天閑伏起賊乃退斬獲三百餘級賊退二十里沅畫水而壘明日賊薄東岸不得渡隔江噪罵傷我曹主誓必報索所獲金簪並殺賊之人始知所殺之賊爲曹姓衆遂以爲曹操曹操者羅汝才號也賊乃慘殺鄉民而走隆昌尋破隆昌瀘州南溪榮縣仁壽德陽巴州通江等處隨路



大書云少織布多做鞵必殺繆知縣我去還復來又  
謠曰豆腐瀘州紙糊隆昌鐵打內江沅據賊稱並衆  
詞卽以殺曹操申報閣部楊以無級謂假冒軍功議  
重處沅御史陳公爭之曰毛文殺賊萬目共覩且金  
簪坐馬可證當陣初報止稱賊首自賊營哭祭有稱  
曹某者遂以申聞謂之輕誤則可本非邀功也沅以  
行取之令不敢愛死奮身拮据親歷行間不錄其勞  
而以是爲罪不將隳任事者之心乎楊必欲處之陳  
公爭不得以勅印送楊願罷職去楊乃中止旣而代  
者至沅去任鄉勇僧兵皆散去

嗒史氏曰流賊之毒半天下所不被者齊魯吳越閩  
粵滇黔耳其於漢之樊崇唐之黃巢蓋爲尤烈苟有  
以一旅抗賊皆史所不沒是時陷州縣十一而繆君  
著績內江宜爲當事者所念乃更抑之任過耶多事  
之日才智爲先卽微武陵之偏斷繆去而衆非其用  
矣况可使之解體耶世匪無才固在所以振之時往  
氣消同于摧折如繆君者寧不傷其所遇哉予故詳  
紀其事並節錄當日塘報于左以備任史者參考焉



附錄塘報日記節略

探得九月初六日死賊張獻忠曹操合營在大昌縣地方自小路入川隘初九日寅時扎逼大昌縣有撫院在城親督官兵殺退死賊徑至開縣冲過新寧梁山十七十八日有賊數萬直闖達州賊衆兵寡勢在危急忽然黑風猛雨汎漲各賊難入被我兵殺敗轉奔大昌又走大寧二十七日發總叅

方國安羅于莘等將連敵追至達州尤溪口被賊圍伏乘勢越達州河奔巴州過白水江十月初三日副將張奏凱巴州大戰將獻忠左腿中一弩箭十一日過廣元縣渡河走紫蘭埧過河十三日寇劍州人民望風先逃署印官並王吏目被害十六日賊自劍州起營闖梓潼縣亦止空城獻賊聚扎本縣至大茅山登華寺打醮十八日賊哨至潼川州桃子圍西克縣鼓樓舖等處我兵偵探不的又有蜀人奸細哄誘我兵深入十九日副將羅萬象



韓光榮劉貴譚繹等戰歿于廟壩二十一日都院承差加銜游擊覃一樂素在軍中不法本院卽在潼川州梟首訖二十一日陝西賀李馬兵前進交鋒亦被賊誘官兵失利二十四日賊寇昭化縣復至劍州梓潼等處都院調永寧將官寅起高孫逢聖鄒明等前至魏城截殺二十六日至沉香舖遇賊埋伏四起起高等分頭迎敵自戌至丑鏖戰數次賊衆兵寡追至綿州城下起高陣亡曹賊尾接劍潼張賊首抵綿州聲勢聯絡與獻忠同扮者八

賊白盔白甲獻忠身騎烏馬銀鬃部下有李德忠過天星一丰粟賽五顯刮地風賽刮地九應龍掃地神等賊內有精銳三千鋒不可當自綿州戰後立刻在王家灘過綿河花子街駐扎一枝養馬不動一枝走羅江縣一枝走安縣二十九日副將羅于莘等徑督官兵迎截又有羅江鄉勇安劉二姓爲勁敵各執大棒刀斧拒其前羅兵追其後前後夾攻死賊戰敗殺賊甚多活綁賊二十餘人騾馬四十餘匹賊走彰明江油一帶十一月初二日又



至中江縣藥王寺扎營我兵在漢州中江古店驛  
三處扎營初三日破什邡縣初四日五鼓賊到漢  
州都院差中軍旗鼓十餘騎出城探賊撞遇被擒  
六名餘回奔報本日監軍道亦發中江兵探賊將  
撒馬塘賊殺死多人初六日賊反回打綿竹縣城  
上搗木礮石打退復回賊馬八人假稱方總兵塘  
報一擁至舊金堂破三水關扎至焦家尾殺人無  
數老營扎銀頂山各小營扎峽口及九龍灘等處  
賊勢聯絡綿漢羅什金簡一帶初九日至德陽縣

殺衙官十三日賊丟牌到綿州約十七日潼川打  
陣暗鏖連山峽口小路徑抵大路至舊淮州扎營  
火盆山十六日賊至舊州對河老鼠洞柑子園楊  
村鎮天花觀四處打撈適有侯應啓朱應甲鄧良  
弼各援兵進省於簡州與賊相遇將塘賊殺死一  
人搶馬二匹兵卽進扎簡州城內午時賊至簡州  
觀水堤扎營有販油米客船數隻盡被殺搶內有  
內江商人被賊考問內江路道並縣城虛實問完  
仍復殺死十八日過河闖周韓二堤黃金寨離資



陽二十里本縣督領鄉勇與賊對扎有十二人踞塘被資兵六人奔殺賊各放箭射中鄉兵左腿本人帶箭追殺賊退二十里鄢家橋九嶺山扎營頭走樂至縣二十日至華頭嘴一枝走全家場一枝走朱家場拷逼鄉民財物慘不可言本日酉時卽撥賊馬三十人至安岳縣武隆山哨探尾至資陽四十里普光寺扎營頭隊圍樂至縣東門北有一枝自中江來合路圍北門用銃打城反轉打死本賊一人仍發一枝在橫山子與資陽打陣殺傷相

當二十一日至石團鎮一枝扎孔雀舖殺人不知其數二十二日至黃角舖賊馬二十匹進小路闖大路羅漢寺至安岳縣詐稱監軍道魏塘馬因見察訊嚴緊仍回黃角舖合哨一枝在資縣李七街與本縣守備李應學等兵對扎賊馬三十餘騎來衝當同資兵合圍銃箭齊發賊衆奔潰獲有馬鞍衣被等物二十三日辰時至內江資縣交界任家寺一枝扎周李場俱紅旗號一枝扎樊家坵至干金山俱黑旗號離縣六十里至傅家灣執鄉民傳



君才盤問內江有多少官兵本人說按院昨日調有魏道爺統領永寧屯兵馬湖土司猓羅狍子等兵二萬監紀朱爺叙瀘胡總爺各領漢土官兵一萬本縣選練民兵鄉兵僧兵黨兵街兵也有萬餘又問來去路道仍令領至桑等河放回卽扎走馬領周家場大通鎮一帶又執鄉民黃么問內江縣銃子有黑鉛彈子真否本人說果有一銃可打死數人諸賊搖頭甚爲懼怯又問我先差人到縣怎不見回來本人回說已被本縣拿獲四人走了一

人又問縣官是那里人這等利害并問路道本人朦朧答應將手耳割去放回未死二十四日賊差塘馬三十餘人至雙栢樹馬脚石余家溝等處踰塘因黨兵首領生員傅納誨劉體德等扎營各出操練打喊本道鎮揚兵不敢前進二十五日賊移扎東家巖離城二十里有安岳大盜投賊鄉導領賊數千至田家場太平寺三路進兵扎十七營二十六日丑時賊至曾家冲般若寺三溪口等處隨報監軍道魏點發永寧將官毛文楊選徐高等領



兵三千同本縣民兵鄉勇于二十七日早過河至高橋賊馬三十匹白馬在前先來引誘我兵不敢追襲卽于山頭與賊對扎安營二十八日辰時賊衆下山交鋒將官毛文衝殺將賊首一人兩鎗戳于馬下口叫我是頭人莫要傷我衆兵齊上斬級頭上金簪一枝又銀簪一枝賊衆大哭奮殺前來丟去首級馬湖官兵駐扎高橋救應回營奪賊馬一匹殺死本賊首身穿醬色戰衣內皆金蟒殺傷賊衆約數百餘人二十九日黎明賊衆臨城隔河

喊罵昨日殺我曹操定要報仇還我金簪等語城上銃砲齊發調兵出戰賊衆奔潰將東鄉八里鄉民搜殺甚慘本日報有方總兵自樂至會同秦楚大兵追殺前來錄新店子田家場三路齊到賊衆繇本縣小鎮坪觀音堂駱家溝走隆昌縣界十二月初一日破隆昌縣城前在小鎮坪綁去本縣塘兵黃俸至涂家坵逃回稱賊首曹操果被本縣官兵殺死本役在賊營親見通營啼哭張獻忠又病擡著奔走賊黨疲困俱睡中營四圍年少婦女千



餘向火瞭望營中養放惡犬夜吠防衛賊欲誘俸使降說你要婦女幾箇也有卽與脫去破衣換紬絹衣服置之營中本役三鼓時伺賊防警稍懈跳崖逃回初二日賊在隆昌道冠山設祭祭殺死曹賊遂奔石堰舖榮昌地方隨路大書云少織布多做鞋必殺繆知縣我去還復來是日有方總兵差都司李忭領後營標兵五百名至縣哨探初三日賊自隆昌走瀘州嘉明鎮本日孔萬二監軍各將兵陸續自小鎮坪等處下隆昌追勦初四日賊扎玉蟾寺又有土寇投入殺掠小市兩岸人民溺死甚衆初五日詐稱官兵過河襲破瀘州本州蘇知州趙吏目兼有威茂道黃赴任在彼經過俱被殺害城皆折毀屯扎方山賊口隨路謠傳曰豆腐瀘州紙糊隆昌鐵打內江仍偏處墻壁皆有書寫方總兵等兵於初六日至小市賊遂奔南溪縣地方攻破縣城初八日永石埧過河繇謨亭舖宋王井清客灘至袁家灘近內江二十里富順三十里在黃鎮舖扎營初九日打蓮花寺不破奔營縣攻打



縣城走道士橋過黃毛嶺殺鄉官士民不計其數  
是日監軍道今陞撫院廖督領副總郭起柱王之  
綸等兵三千繇資縣至內江當晚分兵一枝往威  
遠一枝往井研堵截十一日賊破營縣殺死馬典  
史繇大路至竹元舖扎營又報資縣拿獲死賊就  
地滾一名并馬一匹賊衆探聽內資俱有準備不  
敢入犯十三日監軍道廖起馬前往威富合勦本  
日寇圍井研縣被銃打死賊三人黨兵獲賊二名  
奪馬四疋是日有古藺營副將羅弘政羅京周侯  
天錫領兵三千自隆昌轉至內江十四日黎明前  
往兩資追勦賊走仁壽縣午後破縣知縣劉三策  
因山高于城守禦不及城被陷遂罵賊而死是日  
監軍道孔大理寺萬并陳大廳猛總兵等兵俱自  
隆昌轉至內江十五日繇內至資尾賊追勦賊復  
走方李熊塲聞有官兵連晚燒藉田舖十六日早  
走漆田塢十七日至沙河舖見省城守衛嚴密星  
夜竟奔羅江復破德陽縣殺死署縣汪主簿仍從  
綿州出舊路二十五日方總兵在桃子園打陣被



賊捲營將官兵圍伏在內我兵奮勇血戰殺出二  
十六日夜賊奔下白水江亂石灘找筏渡河過昭  
化仍走白羊關二十九日賊騎詐稱楊閣部差兵  
進巴州州官攜印走脫州同教官被殺十四年正  
月初四日自州起營陷通江縣走達州衝大寧大  
昌而去

### 偃師紀事

崇禎十六年陝督孫傳庭白沙之敗李自成追至河  
南府十月二十日破其城是日卽遣賊分徇各縣攻  
偃師者爲田劉二賊知縣徐日泰前此已籌餉葺城  
垣團練義勇備火器爲守禦計率縣丞白世祿代捕  
驛丞陳德光誓衆於城隍神義氣激烈聞者皆泣下  
願各效死力賊至呼縣官獻印免屠日泰坐城上叱  
之曰印官是我我有死耳任爾攻也賊怒遂攻之邑  
人有在賊中者馳馬周呼此城萬無可支願徐爺保



全百姓如此五日日泰謂之曰吾意已決不必多言  
賊以雲梯百計仰攻不遺餘力砲擊城南樓倒日泰  
且戰且脩隨宜禦之發塘報求援是時四面皆賊無  
可援者至十一月初十日力竭城陷賊縛日泰世祿  
德光三人於馬至府獻自成自成怒立三柱於南察  
院前中綁日泰左世祿右德光索取縣印遍體加炮  
烙日泰罵不絕口截舌折齒世祿德光亦同罵之自  
成恨甚書抗敵不肯歸順官某人剮立三白旗於頭  
上皆寸磔之傳首以示河南府屬州縣百姓有敢殮  
者罪同賊退日泰子之騏遣家丁徐可用皂快王學  
道齊有守奔馳收殮忽遇馬步兵千餘竟趨南察院  
殮之則前時日泰所招撫嵩山土寨之李際遇也卽  
以棺付可用歸日泰湖廣鄖西人崇禎十四年貢廷  
試疏陳時務授偃師知縣蒞任纔十四月友人以劄  
勸其相時爲後圖公答之曰諸兄居易以俟弟則與  
城存亡無第二義蓋其志素定也世祿萬全左衛人  
德光江西新淦人而河南知府亢孟檜山西曲沃人  
亦不屈餓死城隍廟中慮世或有未知故并爲及之



睿史氏曰從來封疆之臣盡忠義者未必能一一舉之亦卽吾所知不謬不使淹沒而記載之可耳李賊流毒秦豫爲甚徐公偃師之死何異張睢陽白陳二公不愧南雷卽亢公亦無遜許遠不數月而神京失守更何問贈卹之典僅聞徐公得從祀偃師不知彼三公者海內亦盡知之否而吾獨涕泗歎仰於窮檐之下亦何益哉亦何益哉

曹一菴墓誌銘

太倉沙溪有古君子曰曹先生一菴其學以希聖爲宗其行坦易切實其文章言語一如之其年六十有七以己未仲秋十七日卒三子奉遺命將以某月日葬於某所先塋之側其友人歙王煒爲誌其墓曰嗚呼先生死而古道不復再見矣予自己酉杪秋客婁東息影獨居不通戶外者五年甲寅冬先生不鄙而交之予交先生五閱歲耳然不可謂不知先生者沙溪之曹出於宋武惠王彬之後扈蹕南渡卜居常熟



福山元末張士誠兵起繇福山窺吳有曰德潤者避徙沙溪家焉十一傳至大憲大憲生鳴霄卽先生之父娶周氏生四子先生其長也名煒字暉吉晚號一菴幼專靜穎異年十五爲文卽力追正始弱冠偕從兄耀問業於楊先生廷樞旣補郡諸生一師楊先生之人乙酉後絕意進取日取五經四子言務躬行實踐之夕則自書其過合同志月考焉其先有中憲達公比部灼公皆以名德稱而大憲公復以州弟子爲時名儒先生志繩祖武會州博士滇南文介石先生

棄官隱婁東以善過格儒學日程教所知先生率同志贊受之嘉魚熊魚山給諫逃於僧先生與論復性及未發之旨嘗謂天下歸仁萬物皆備於我孔孟實不我欺間與方外諸人遊人有責其以儒入禪者先生曰吾但知淑吾身心耳不知何謂禪後於王銘非處讀予易贅因過而論學予主慎獨毋自欺其用也直先生歡然相契旣及風俗人心幡然有斯民已任之志蓋先生之學以得之心者出而爲行徵諸行者發而爲言遇人無長少問學所在則師之遇事據理



而判初不問屬於何人聞人善喜若已有卽直責人  
人亦無怨者以物付物幾於無我故其歿也人皆歎  
曰從今不復見古人古道矣蓋不獨予一人之言也  
生平篤於孝友生養死哀爲世誦法有宗譜祠條例  
性寬和交人無畦町誘善警過人人自以爲親已里  
中講學諸子皆愛而敬之有糟粕錄文熊兩先生晤  
對錄其於易童而習之白首弗釋有易解定參問以  
經世者則曰繇家國及天下先聖之教不可越吾輩  
吳人盍先講於賦役與水利有賦役河渠考其他若  
誌餘別存太倉事蹟考沙溪誌隨錄等數十種皆取  
達意不事雕繪而中多微旨其於儒學日程夕書已  
過則至老不怠信乎先生真古君子也世有高語聖  
賢內羞妻妾以臯比爲門戶機穽者聞先生之人寧  
不愧死哉始居沙溪中遷雙鳳末後遷北城王南村  
自沙溪徙就之周韋菴以表姪行爲忘年交龔劬菴  
躬耕七浦每入城必留連不舍此其朝夕最密者早  
年與雅儔顧子善顧子死娶其未字之女爲子婦年  
五十六十時諸子欲爲壽皆不許自輯知非錄述爲



學及一生困苦以示諸子然予每過之環堵蕭然太  
和盈室真有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之趣及卒予與諸  
君哭之慟乃舉其大畧而誌諸石若世榮所在他人  
方深咨慕在先生則若免焉矣兩娶皆吳氏子三人  
錫祥先吳孺人出寧祥慶祥繼出錫祥寧祥皆娶顧  
氏慶祥未聘女二人一適顧泚一適龔景寬俱繼出  
孫一人端錫祥出孫女三俱幼未字銘曰  
誰爲處今而躬返於古誰爲晝行而夕過自數於唯  
先生慎于不覩人之生直績學以輔伸道拙時有樂

無苦澤不及施爰息此土宜爾子孫永綏厥祐



吳雪門墓誌銘

庚申仲秋吳雪門卒於浙之遂安明年五月始知其  
果死爲位哭之嗚呼雪門竟如是死乎蓋其爲人軼  
古師心中憤而外若澹漠抱有爲之才甘於放誕世  
無能知者譽之毀之雪門不問也性喜友喜飲喜山  
水飲多達旦至主人僕役皆睡乃大笑馳去或夜半  
獨走山谷間與虎豹交跡過或沉臥至午不起起必  
訪友必飲聞一良友及佳山水不憚數百里赴之嘗  
客淮安月夜就黃河聽濤聲燐火徧野聞鬼嘯以爲



快京口故人款之家園其季父爲時名宦以畫像求  
讚雪門直斥其生平去之句曲詢陳知白往迹鼻中  
作嗚嗚聲旣而向客詫曰青霞東起遂連絳巖意者  
陰成仙人當過良常乎客不解忽長號而返嘗據臯  
比講易遂及用世無不中機窾羣輩疑之忽爲禪語  
曰世界幻妄香水海中盡香幢生人根柢吾將往遊  
之家河上先生素擅臨池雪門未冠時書聯爲贈河  
上先生稱之其後自出機杼遂不復成家酒酣濡管  
每詡以爲奇詩文過逸火棗哀梨非菽粟比且故爲

謾語以玩世世方以無耻爲聖賢以盜竊爲禮法以  
縱情恣慾爲真性情以疥駝爲大家以麤口鴨舌爲  
子期伯樂而雪門弔詭自喜處於其間宜乎舉世無  
有知之者然雪門固不求知也晚愛黃山有遊記十  
餘嗜泉水有泉銘百詩文多散失呂生士鶴輩爲梓  
十一日以見雪門先生也雪門名風翔字遙吟歙縣  
篁南人其號白雪門香海雪棧雪冷天瓢石瓢十數  
猶未已生辛酉死年週甲一子標孤弱無助將以是  
秋移櫬歸里諸友中自有詳爲其狀誌者予獨述之



如此而爲之銘曰  
石不能燎原莫或擊之今不能無謝有以昔之嗚呼  
雪門天旣摘之吾何以杙之

龔劬菴墓誌銘

以直道取友於太倉得二人曰曹一菴龔劬菴一菴  
學醇力厚人見其是而不知其直劬菴直致所性人  
稱其直而不知其學一菴歿于己未劬菴歿于癸亥  
年皆六十七將無行齊者其年亦齊耶予前誌一菴  
墓不禁爲世道慨門人龔秉直爲劬菴猶子再拜泣  
以狀請曰非夫子無以不朽世父也予辭不可乃爲  
之誌按狀君名曰焜字德章太倉州人自宋侍御公  
漪繇汴遷吳十六傳曰令衡者爲君之父筮仕藩幕



以母老乞降秩就近爲烏程縣丞三十一而卒君時年十四下有三弟僮僕內叛強孽外侮踐更之吏登堂如哮虎君奉母王孺人教措拄折衝有成人之目且攻苦于制藝弱冠列諸生文譽藉甚張公西銘致之門社中宿望如趙我完朱昭芑諸君皆願爲忘年友君旣幼孤歷多艱才氣踔厲風發復剛介嫉惡遇事直以義爲斷尊行親屬未嘗少委蛇曲徇指抉過失時令人不能堪退思之必共服其當至趣人之急排解紛難雖疎遠莫識無不身肩勞怨而曲爲之濟

嘗醉謂一菴使我得縮青墨綬撫循擊斷豈遂讓龔黃獨步一菴曰君誠其人也君事親孝篤愛諸弟姪以母苦節未旌恒拊膺痛悼每及幼年家難事輒涔涔涕不已曰非母氏何以有今日因自號劬菴其後旣得旌猶以不及見爲恨弟姪病視之不解帶必疾瘳乃已否則如以身受之尤重先祀一遵朱子禮忌日必素衣冠屏酒肉曾祖梧亭公所建宗祠壞謀諸宗老更立以續先世賢哲廉吏祀酌定科條儀節以垂後維遠生平以朋友爲性命然義利之辨至嚴不



海邊生和  
妄交一人晨夕與遊必先輩典型族之柔懦者護之  
僕之虢悍者制之道路饑寒患難顛沛者衣食援拯  
之直行胸臆人無不感服者性好學至老不倦尤致  
力于史謂必使吾身可見晚讀顧宛溪方輿紀要曰  
此後學津梁典衣爲楮墨費謀備副本未及半而卒  
婁東講學席爲海內推有詢之者笑不應蓋其性情  
之所發內不計身外不計世不復知利害得失獨行  
其所安之是真有天下爲家宗族一人之懷末年貧  
病拂逆而其志不改予嘗語一菴是卽三代直道矣

卒之日諸友哭皆慟靖難時有金川門痛哭投戈者  
早歲願識其子孫實爲君九世族祖君卽守文無一  
長吾不能無念况其人若是乎苟假之數百里之地  
以守令自效居常必能轉世趨遇變則必如常山睢  
陽之死義惜其不爲世知竟作比戶儕死也一菴已  
往吾更誰問哉君生萬曆丁巳娶陸氏繼曹氏一子  
秉恕早卒以叔弟曰煌子秉諤爲嗣後奉母命又抱  
季弟熊長子秉正並子之其仲弟名曰燦秉正亦前  
卒先是君嘗病篤秉正籲天及城隍之神以求代人



無知者將歿若有所見始微及之君慟幾絕秉直卽  
秉正弟孫三人素貴已貴秉諤出良貴秉正出君卒  
時良貴方七歲引刀欲自刺相從予聞之爲泣下夫  
大人者直行其赤子之心而已觀于良貴天良益見  
君之直道爲不可及也銘曰

生理直性所治率天良無更計物欲起失其智是非  
淆顛倒置直則明不可蔽直則剛行必遂繫劬菴擬  
叔季廁三代可無愧洵能臣必忠義學自造才弗試  
此直道詒萬世宜子孫永不匱

世父見初公墓誌銘

公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閱五年公長子璣將偕  
兩弟文秋文和卜葬公里之象山謁銘於顧亭林先  
生寧人後不果葬又閱三十七年公三子皆歿文秋  
仲子應蟄偕弟應蜃應照猶子國寶葬公於飛龍坑  
之角塢請煒銘之煒生雖晚幸得奉公顏色見公之  
行事而又與璣秋和三兄誼至篤不禁泫然於存亡  
之際乃不敢辭而誌之公諱時沐字惟新見初其號  
太原之王出於周靈王太子晉至唐曰秘閣較正希



羽公者繇河南避黃巢亂徙歙澤富十七傳曰關公復避元末亂東徙龍溪遜國之際龍溪二世鵬壽公殉義死淮水季弟鵠壽公名子弟爲奴絕仕隱耕繇是龍溪四世無從學者關公八傳至公公大父福鳳公始業鹽於浙父正寵公承其業以至於公公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公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公事母與父妾盡奉養之禮而友愛弟時洸公終其身三子六姪如出一父則其孝友也祖墓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公捐金

贖之澤富有大宗祠公與洸公及同志者爲祠龍溪以鳩小宗其急大義也季父正完公客杭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恤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公請院司據西龍鹽窩公止之無何並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龍溪爲石梁先祖龍山公與公董其役語公宜早蒞次日公遲遲來先祖讓以後期嗣後雖辨明往公未嘗不在先祖亟稱之以訓後進生平好從士君子而耻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輒不就其能自樹也嗚呼



此皆煒所親見聞於公之行事也公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幾子三人長璣錢塘縣學生抱遠志所交皆魁奇士思用之天下不克遂著信書一編發憤卒次文秋國變後嗟業隳廢力復振之凡公未竟之志無不備舉入謂見初公再見將爲公定葬今窆而疾作以卒次文和才識穎銳遇事如利錐處囊其鋒莫能掩及其卒多婉惜之觀於三子可以見公之德教矣女二一適張某一適朱某孫四應虬應蟄應蜃文秋出應照文和出曾孫幾人立孫幾人先是璣有五子一孫皆冠婚歿絕煒每過其墓輒淒然泣下今三兄並亡蟄蜃諸姪克續前緒以光其祖德乃寧人亦亡而煒則老矣爰雪涕以爲之銘曰

江南太原秘閣始千支萬派鍾厥美於維龍溪澤富徙遜國殉義赴淮死後世子孫號知耻公如喬嶽與河水苞育寶藏潤千里子爲偉人爲節士兆以榭柵秀蘭芷嗚呼公兮永宅此



文學介齋程君暨配畢洪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鄉程氏自東晉名元譚者以郡守賜宅居新安其  
後名賢卿相不絕于史策遂爲江南著姓歙休二邑  
尤多望族繇溪故友程雲澗仲子庚介其宗人萬全  
再拜以狀請誌其父及二母子不獲辭卒讀而嘆曰  
古人在國爲卿處戎爲將易地皆治焉義盡天見亦  
在人自宅其衷耳今世儒者皓首一經或不免饑寒  
之累是豈天爲之限歟抑才之不善通歟出腹之子  
有時氣戾于面烏能使異體相忘而順則則曷不觀



于介齋君之夫婦也君名用楫字濟臣介齋其號自  
宋宣議某公始世居休寧率口宣議十六傳曰仁甫  
公生三子君行居次幼有目疾聰穎過人甫就外傳  
終日閉目端坐不與羣兒戲羣兒所受書皆能暗誦  
舞勺就童子試卽獲高等時父兄賈遊東粵音問阻  
絕君童年卽與母氏當戶久之父歸爲聘畢孺人就  
婚雲間外家素封習吳侈競以奢靡尚君處之漠如  
日與華亭名宿畢文清論文析義夜讀恒達曉倦則  
解髮自繫所凭後學業繇是大進知者多道其事以

爲子弟訓然屢刑不得售兄病數月君侍之讀聲與  
藥沸相雜知必不起以次子爲兄嗣兄領而瞑父客  
吳聞訃泣喪明君馳往省父已同弟去中州惶惶莫  
慰聞母病亟歸值試得補邑弟子員母病遂愈父知  
目亦復明君優於才多心計一室之內左硯牘右牙  
籌文業日工家人產亦以殖父所未遂之志悉酬願  
焉父母卒痛不欲生含歛饋奠一衷於禮殫慮瘁體  
務求窳安旣得卜復先移厝書室左曰使二親聞  
吾書聲知吾弗懈於昔也君文旣工宗老以祠規書



委續書成遠近嫻禮者多購以爲法里役爲江南所  
苦或值軍興則糗糧芟芻追呼輸轉立可破家君慨  
然曰誰非一祖父之胄遂身肩其族之莫任者至於  
禦亂保境首衆激勵與諸同志者當之蓋君性度溫  
藹而才識敏給如此弟四十始得一子君愛之踰於  
已子族子幼失父母贈地以葬其三喪姪女夫瞽而  
貧衣食棺葬其生死周人之急排解紛難振窮乏瘞  
無主爲親好借筋爲道路之人借力生平陰善不欲  
人知卽有訾讐之徒於君固無間言矣君復精岐黃

之術時時爲人治病皆奇中好釋氏以其戒律可  
佐吾儒也晚年多異兆嘗夜夢至帝庭理冊籍又夢  
許真人以廩祿迎偶以歲試勞致疾卽自知不起語  
諸子云吾知萬事皆空所爲善惡不空也及疾將革  
猶自裁知交箋啓字畫莊楷如常時諸子請遺命曰  
敦睦同氣毋玷清規遂卒庚申七月八日午時也距  
生戊辰十二月十四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三初娶畢  
孺人生三子卒再娶洪孺人生子女各一亦先君三  
年歿皆婉順備懿德畢孺人出同邑閔川父如蘭太



學生母出商山吳氏孺人生統綺中不爲所居染方  
六歲自然勤敏喜紡績有至性母病禮斗願以身代  
父母絕憐愛之既歸介齋君仍居母室悉去浮飾衆  
謂之不應歷三年舉子父母猶不忍離孺人謂詎有  
婦已誕孫不識舅姑面者乎是重女不孝耳父母以  
孺人生吳中不習故鄉爲言孺人曰舅姑夫子安之  
吾寧有不安者遂偕歸視膳定省殷然篤摯人稱其  
孝每見舅氏遠音至輒泣下曰皤皤老人終歲天涯  
爲子孫計子若婦何以爲心其至性過人乃爾撫子

女不爲姑息甫識言笑卽訓以禮義處妯娌謙讓和  
順御下嚴而有恩孤嫠貧窶敬愛軫恤曲至負販之  
流必稍寬其值不獨閭德淳備蓋於大體裕如矣其  
病也以艱產致瞑去三晝夜忽開視云見一老僧謂  
我未應來此遂愈自是絕葷酒埽閣誦梵典幾一載  
忽倦臥數日呼人扶坐而逝年僅三十一子三人萬  
吉萬全萬選萬全出嗣世父介齋君自述其狀義不  
願續兩尊人強之乃繼歛洪源某公第幾女是爲洪  
孺人撫三子恩勤如已出婉嫗孝養樂施子敬節義



一如畢孺人姑孫太君嘖嘖稱之仁甫公時留吳中  
每慮三孫或失所比歸見三子宜孺人無間笑摩萬  
吉等頂曰爾失母今復得母矣性恬靜終日坐無戶  
外履卽子姪罕見顏面不喜婦女聚談不與尼巫接  
奴婢甘苦共之不施扑責而課耕問織家政井然待  
諸婦親愛如賓事上接下謙和藹吉卽有躁怒者對  
之渙然冰釋矣介齋君兄弟合食數百指一錢寸帛  
無私雖介齋君有以使然而維持調劑多於孺人是  
賴萬吉艱嗣產輒不育孺人中夜密爲禱祈人無知

者第五子萬福庶 出顧復如一體孺人病時方晬  
呼戀不暫舍及歿終日哀號尋覓見者酸涕焉先是  
孺人得失血症體浮腫醫家謂宜斷鹽味果平一載  
偶犯之遂劇萬吉隨父歲試旌德倦而晝臥夢畢孺  
人曰汝母又將殆矣萬吉哭而寤以告父介齋君泣  
下曰吾夢亦爾遂同歸孺人竟不起年四十耳卒之  
日諸子呼踊幾至滅性此可強致耶義之盡者情必  
至順而之於天則有不覺然矣夫以介齋君之才通  
之于爲國撫良鋤莠理財治兵一惟所用之惜乎儘



見于鄉然得兩孺人之賢而爲配人倫幸事未易數  
見也畢孺人生某年卒某年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  
子共五人萬吉娶孫氏萬全娶余氏萬選娶方氏畢  
孺人出萬有聘余氏洪孺人出萬福幼未聘庶出女  
一適余胤豐洪孺人出孫男四人受祐萬吉出彌祐  
觀祐萬全出篤祐萬選出孫女二人一萬吉出一萬  
全出俱幼將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某處予故刪述  
其行而銘之曰

新安土狹而人衆非喜于逐末也舍是不足以遂生  
俗囿于地而才爲俗囿賣漿屠狗皆早誦夫山榛與  
隰苓孰謂計然之策熙攘于通邑大都不可以分手  
中書之靈爰有儒者弗爲俗囿而不必絕俗百行外  
備精思內協於神明是足爲薨項者藥深求之自可  
得情吾爲此語以告海內有才者之貴通其用蓋不  
獨僅于爲一人之銘乃若二媛之佐理其室則非人  
事之倖致且益以多男子而賢孝也其殆爲目芒視  
察之所成而人不必更事夫強營



答周隱君書

某頓首周君足下先聖有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僕與足下素未謀面卽相聞自今夏始足下以友人之言不鄙而辱賜之書而僕不復推察若遂以爲可與言毋乃妄相稱許類於喜事之少年乎然而僕則有說矣自聖人不得中行而思狂狷後世自託於聖人之徒者不能舍二途而別爲之趨向何則聖人之道所寄也狂者志聖人之道者也狷者守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經緯天



地遂育羣生始於明明德而究於平天下一夫不獲其所若已納之溝中狂者雖未實有諸躬而志固已及之矣舍是則非聖人之道也世之才智之士必不以非聖人之道而遂不見其所能於是敝跬竄句之言自矯白心之行與日積而莫知其底極狷者憂之雖不敢以言辭距闢爲已任確然有以自持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而聖人之道得存什一於千百後世有以循考焉則狷者之功視狂者爲有據矣柰何秦漢以後狂百而狷一彼爲高爲隱堅苦

矯激不問時不論世一其心而不化謂之廉潔則可而不可以狷稱者以其不知聖人之道不外於斯民斯世而自爲其道也頃者友人袁子語足下之行僕謂之曰此廉介之士今日之賢者也袁子又言足下抱負甚鉅僕雖未敢盡信意足下必非無以自見而甘於窮困不求人知足下其殆學聖人而近於狷者乎願見之私已結於中乃足下儼然以大篇教之洋洋五六百言以世無深知足下因吐其所欲言且以規諷於僕之論士有似乎失言僕旣稍知足下之爲



人而足下之言又如此則僕之久蘊而無與言者不  
於足下言之且並失人矣言之精者不在尺幅語其  
致用尺幅又不足以盡姑就來教稍陳其一二可乎  
僕之先人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聞之於童年而究  
之於弱冠因欲以所學著於行事故年二十爲四方  
之遊其遊也非能如昔賢之周歷各都也亦非必盡  
爲求士也然卽步履之所及耳目之所接類多澳忍  
齷齪之夫不則惑易披猖之子求其不愧於聖人之  
道而能有以自見者迄無一人焉不得已而取其次

言理學者有人矣其言未必能用也言經世者有人  
矣其行未必無愧也其他一得一能供人駢策者在  
在有之要非僕之所取也僕之所知二三君子者皆  
有經緯天地之志遂育羣生之懷以聖人之道律之  
則明德未必果明卽使究施於天下亦未必爲因體  
致用之學也茫茫縣寓定不乏人在僕恨未之見僕  
敢以此量天下士哉或者言之者過而足下未暇推  
察因遂信之乎足下道德在躬忘人之勢不求知於  
時賢而惠然下詢顧僕已毀形忘故牛馬隨呼不復



爲推倒一世拓開萬古之狂言異日扁舟過訪促膝  
小樓研性道之精微辨王霸之理欲使聖人之道不  
致晦蔽於聲名利祿之場想亦足下之所不棄也率  
言無緒幸不爲罪

與蝕菴書

春日稽古堂聚首數載濶衷得少披展恨匆匆別去  
欲語尙多至婁東轉徙不常然不過荆溪澄江虞山  
京口北至維揚南至武林而止無他遠涉也其間多  
有欲爲吾蝕菴道者今皆不及舉獨是諸舊知見某  
近文時有異議謂某自貶以趨時亦有謬相推許謂  
勝於舊者夫趨時則重在時其必志意嚮往形影奔  
承繇身以降凡可以類引而至者俱無不在時非止  
於文一事也蝕菴視某豈然乎志意形影不在是而



文必求合時此或今日君子所不免若某則久其楸  
朽不願人知凡所謂無害于義而且可收名者某豈  
曾以隻字涉於其中乎亦曾與其人周旋投分乎但  
某不爲巉絕以拒人夷躋惠跖不貽去取之迹耳此  
諸友所能信某者何獨於文而自貶乎然某文視昔  
實不同而所以不同之故則有說要非自貶與趨時  
也婁東有徐扶令者本閩漳流寓其文才情競爽於  
某絕不相近獨稱某舊文於人人皆惟笑之扶令曰  
昔弇州震川各樹文幟不相下後之宗兩家者守其

師說亦不相下今則無人不訛弇州而尊八家與震  
川矣以吾觀之使弇州不加矜飭稱情而言似無難  
與震川齊欲震川澡鍊精裁以希于弇州吾恐似未  
易易也王先生之文在鍊氣故充暢之中渾然質厚  
此非不能爲八家殆以莊列國策賈生史記發明八  
家氣之所從出觀其論理之言透徹痛快有江河莫  
禦之勢而謂不能爲今人之文乎因強某爲之某不  
應後以其和詠懷詩索序曰是必祈降格在先生當  
無所不可竊以爲含光承影非殷帝不能寶而桃氏



之通世也久矣先生何擇焉因其知言強應之一菴  
九日淑文諸序皆相繼而成恣手無留乃爲衆所許  
爰咤歎不能已吾何嘗爲八家但放下一層置體近  
之而人遂以爲不謬是何異以代建蕙爲三蘇耶自  
念素不耐苦思稍思則委頓積日而酬應又復不能  
絕與其深思委頓不厭人所望何如遂降格以赴因  
物付物且於病體爲甚適此某近文之所以異不可  
以誣于知我之蝕菴也扶令欲以用世見才不樂見  
于文而文事則無所不能其論王歸兩公似右王然

其文無一語似王此足見其資與識某則以弇州才  
大而學博所推服唯一李于鱗于鱗之論王唐曰持  
論太過動傷氣格憚于脩辭理勝相掩豈以左丘明  
所載爲皆侏儻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同  
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此弇州  
作文之旨也震川叙陳玉叔文曰燁燁爾洋洋爾好  
史記其文卽史記西子曠醜人亦曠知曠美而不知  
曠之所以美左氏荀卿屈子莊周末有不史記若也  
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此震川作文之



旨也蓋弇州必兼于脩辭震川獨取于神理讀之如對僞叔敖未久而使人厭去者脩辭之溺于窠臼也如聆阮籍別嫂論禮語使人賞之而不敢以爲法者神理之忽其形貌也此學二公者之過各持其勝不復相取資原其弊則二公亦不得辭焉弇州可以包震川震川不能包弇州此當是不易之論論至此而更有慨者今人徃徃漫以文爲道歐公云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談治亂且不易而道顧易言乎哉他人不足與語此祇可爲蝕菴道之蝕菴其以爲何如某自二十年來學問無所不棄積詩不過數十首文則隨手散盡不存稿二呂生因扶令之言哀而梓之其有不必存者彼亦無所擇宜諸友之有異議然此自愛我而發但謂自貶趨時則不然耳此別後欲道之一事他尙不能悉郵人至悔岸處信筆呈此不覺沓拖伏惟鑒照



答吳伯子第二書

昨與兄言文貴養氣兄乃謂必詳于法又謂自昌黎以下既開明暢一路後世斷無有能弗錄之者此言似是而實不然夫文之爲用以顯理事理宜直而事宜詳固也然有直致則格婉之而其情開詳說反迷略之而其旨躍理主于無蔽事期于無疑直婉詳略各隨其境而施之初未嘗別有法也有其勢而已勢之所成繇于氣之所際果知而養之氣至勢順任其端緒膠葛無不粲然成章第嘗謂作文無法但當因



其自然之勢耳且兄所謂法者不過于主賓開闔正  
反虛實踈密之間位置之得宜兄試思弗審于勢而  
可率以加之乎宜于賓者必其勢不可言主宜于開  
者必其勢不可用闔苟當正而反之當實而虛之當  
踈而更密之人有弗訛之者乎兄可釋然矣明暢一  
路不始昌黎檀弓孟子國策韓非著在周秦賈誼鼂  
錯司馬遷劉向之徒盛于西漢自建武迄初唐錄排  
比而淪入聲偶辭藻之中事蕪理晦情塞不宣昌黎  
起而振之以西漢爲質造格運意欲其情無少隱氣  
骨過舒視漢稍薄歐蘇諸公踵調增變至于今日則  
天下靡然趨之矣夫昌黎之先未嘗無傳文也但使  
言理言情曲折俱盡卽與如考工艱如太玄亦不失  
爲明暢蓋未有文不明暢而能傳世者則古人相傳  
之文皆學者所當共錄不必唯昌黎之獨錄矣若今  
日諸家兄已深晰本末無俟弟言然弟竊有進者兄  
之文不患不工患于視之太重旣工矣又視之重則  
不能無沾沾之色一旦爲黠者所窺與人面而禽言  
者旅進並陳以供有識之姍笑文品至此尙猶可問



乎君子之言 自寫其性情或與同志者道之初無  
意于人知故天下之人視其言如龍之鱗鳳之羽莫  
不珍之以爲瑞錄其品素立于言之先故言在而品  
卽見品卑而言工小人用以欺世吾輩豈可犯之此  
則子輿氏之養氣而作文之大本也語曰以友輔仁  
弟不可不預言願兄加意毋忽

與魏和公書

幼讀夫子贊易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念不如是不足以名君子心雖了會未歷世難亦不  
能知其精深是時疆宇多故內外交鬪臣罔其君士  
欺其友民俗日趨於薄然而父子兄弟之間猶存情  
實禮樂制度猶可循持考索君子處此亦惟本之於  
身進爲世用退則囂囂在我何懼何悶固非有眚目  
抑心繫足梏舌不獲有其秉彛求一沮溺荷篠晤語  
亦不可得如是而自行其志可進可退威惕勢撓所



不能加期不愧君子之道則其不懼無悶也夫豈易言然君子身爲世有懼世淪胥思以一身偕之熙皞不得已而章甫入越徒資其姍侮以是言悶其悶何如然後知衰難之世尚懷利往大有爲之才竟有不可爲之事獨立遯世豈君子之素志哉時則有然矣夫子之言亦善其時耳弟年二十思欲以所學爲天下用遭逢世變不自知止顛躓困悴一二同志共之然未遂甘榴朽天下大矣不得吾身寧不得之吾友嗣是唯求友是急廿五六年間偶客貴省有自贛來

者稱易堂諸君子以經術經濟文學相砥礪欣然庶幾一晤而善病畏遠涉覩時流奔競爲名心竊怪歎故有與爲比鄰積歲曾未通問者相去數千里無繇言面後來吳門於虎丘晤止山止山涉世深未愜鄙慕久之始識叔子卽從詢方今人物叔子顧座客笑曰適論此何意遂相及此真吾所急卽舉李元仲顧景范萬充宗因謂吾不避內舉舍弟亦其一蓋是時弟已知景范之人又知叔子而因知李萬二君必不虛若季子則固前已悉之矣其後叔子在梁溪弟同



余不遠過之叔子出龍骨相贈時已病以揖代拜殷  
勤指數以盡其說未幾遂歿於真州甚矣叔子之心  
未得展布至今猶痛惜之也去年冬歸葬先母道西  
泠充宗已束裝戒途聞弟至走簡索易贄以不能留  
晤爲恨孰意今秋亦作古人太和漸滅人才無多屈  
指三四人相次凋謝弟病歲久聞季子亦抱恙相見  
無期西望不禁悵悒明歲春和倘可扁舟東下同景  
范從季子問厓州幽薊中原舊迹并東粵秦晉魯豫  
夾袋所收後起爲何人以及山川阨塞名勝弟之懣

積亦得因以傾倒不猶愈沮溺荷篠之各伸其是哉  
至若世道人心之衰薄倫嘗之顛覆用舍之善時禮  
樂制度之損益知季子素定於中自有經綸妙用躋  
斯民於太和爲宇宙別開生面爲同志諸君子大抒  
厥懷易堂活易其必有以教我而盡夫君子之道也  
臨楮不勝虔企



與魏冰叔書

積歲神交一旦把臂快何如之相見卽求攻己之短  
言論直吐胃臆此尤弟所深異者魏先生豈獨以文  
高天下哉嘗謂詩文與書畫同一藝事然旣已爲之  
何可不工工矣而以自作聲價此與百工之長何異  
一藝之微非無神明所寄畫衆途而滯一君子所不  
取也先生之文雄視一世海內操觚士望肩背不可  
得然竊觀微意似不欲獨以此見別有所以自命者  
深愧一晤間未能管窺耳弟早年願交天下士東西



狂走迄無所遇既又與李夷山顧蔣山吳虛齋訂詩  
文隻字不可使掛時選中姓名所及親戚故舊外更  
無可施此非求異於衆也蓋以天地閉塞斯民莫遂  
其生而欲享高名厚實於其時正如冬月桃李之花  
并不粲然在望至青陽布而精彩無餘矣故蔬食以  
薄其奉絕慾以養其身以此爲與斯民同休戚誠迂  
腐可笑然此中實不忍於飲食男女之爲樂也友人  
嘗問如何得苟全性命於亂世語之云貧賤能忍事  
耳每見高才之士不能忍於必欲試遂至無一不可

爲旣已無不可爲更復何能爲一事先祖父兄以理  
學傳家皆博求世故以通其用而弟獨狷狹如此先  
生何以教之以開其孤陋弟室中書壁云常見自己  
過已過旣樂人告已所知亦樂告人竊有欲爲先生  
一言者才名爲造物所忌父子兄弟皆擅而有之願  
先生爲子姪誠不嫌於深藏後出也方今風俗人心  
不可問大璞猶完不淪時習唯貴地有之故弟每遇  
貴省有志意之士輒爲心醉如吳子政兄尤覺渾然  
肫至足徵先生之造士矣易爲理道根柢非同藝事



舊刻易齋一卷請教尊恙減於前否已訂憚正叔同  
來賤體還婁東大病且聞兵過不敢詣爲之悵然秋  
冬之交當至廣陵再得圖晤





